

老顽童和老小孩

◎廖天元(四川南充)

周六,一屋阳光。我窝在沙发里看《黄永玉传》,电话突然响起。父亲吞吞吐吐,嗫嗫嚅嚅,让我记住他的银行卡密码。我心下大急,在一番劝导之后,父亲终于道出原委,他和母亲又吵架了。这老两口年轻时恩爱,老来却彼此都看不顺眼,隔三岔五地牙齿咬舌头。我赶紧说马上就回家,有啥事回头商量。

老家在五六十公里外的乡村,我心急火燎地发动车,加大油门一路疾驰。天蓝绿净,车窗外闪过一帧帧“手把青秧插满田”的乡村景致。此时,我的心绪仿佛被天地间深深浅浅的绿抚静,突然醒悟,难道这又是父母亲耍的一次“把戏”?

这样的“把戏”,父亲和母亲已经上演了好几次。每次听他们疾声厉色地控诉,似乎天崩地裂,但只要我一回家,母亲就开始张罗一桌饭菜,父亲也忙前忙后地到小院扯葱择菜,仿佛一切未曾发生。但这次父亲似乎在做最后的告别,让我提心吊胆。

想起读到一半的《黄永玉传》,脑海里便不由闪现老顽童和老小孩两个形象。父亲这样的举动算老顽童还是老小孩?

黄永玉是典型的老顽童。这个“无愁河的浪荡汉子”,活得通透,过得精彩。读书时一路留级到小学同学都有二百多人。十多天不敢回家,害得父母组织人到河里打捞。70岁以后的人生处处开挂,80岁时上时尚杂志,90岁开个展,93岁飙法拉利。中央电视台白岩松采访黄永玉后对他无比尊崇:老了,就做黄永玉这样的老顽童。

老顽童大多性格诙谐,喜好玩耍,心思纯粹,生活多彩。按这样的标准,父亲自然不算。那么算老小孩么?老小孩这个词说起来真有点意思。小孩一般很天真任性,老人一般很睿智、很沉稳,按道理两者扯不上关系。加在一起,逻辑很难自洽。但恰恰这个矛盾的词语,无比形象地描述了现实中一部分老人“返老还童”的现象。老小孩总喜欢别人哄着,喜怒无常。这就有些让儿女们为难和难为了。

狂飙回家,绷着脸,跳下车进屋,我却惊得连退两步。家里乱糟糟的,许是几天没收拾了,母亲也不在家,父亲闷在堂屋里抽着烟,袅绕的烟圈熏着一头白发。还是父亲先开口,他小心翼翼地问我,是不是身体不舒服?七十来岁的人了还这么闹腾,我的脸色能好看吗?我正想大发雷霆,可突然泄了气,父亲的语气,像极我小时候挨打后的“心酸”,一瞬间我想到“轮回”的概念。

原来,父母这次吵架竟是因为家里新买的电饭煲。母亲识字少,不会使用繁多的煮煮煲汤等功能,身为村小教师的父亲好为人师,几次三番教下来,“学生”却总是记不住,不是忘了加水,就是忘了按启动键,于是两人你一句我一句,最后发生了“语言暴力”。这次,母亲冲出厨房闹革命,说被父亲批评教育了一辈子,已经“罢工”三四天了。我恍然大悟,怪不得家里一团糟,失去母亲的照料,父亲“寸步难行”,让我记住银行卡密码似乎也顺理成章。

面对“老小孩”般的父亲母亲,我不禁哑然失笑。我曾经眼里高山大海一样的父母亲,终是老了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他们在岁月面前认了输:进了商场,转了半天却也找不到出口;一小时前交代给我的事,一小时后又打电话来告诉我……

人到中年,我一边感受着儿子噌噌地长大,一边感受着父母日日紧逼地衰老。生命的两端,让我成为一座桥,一头牵着儿子,一头连着父母。看着天色不早了,我催父亲把母亲请回家,给我煮碗酸菜面。父亲心领神会,大步流星地向村里的大院子跑去。20多分钟后,我远远就看见父亲母亲一前一后走在田埂上,父亲把手背在后面,我猜想是地里刚薅的青菜与小葱。



长在心头的树

◎张满(河南平顶山)

老爸老妈的窗台上,突然添了一抹绿,最常见的吊兰,连金边都不带,长在洗衣液瓶子改造的花盆里。

只爱种树,不喜种草的老爸,咋突然转性了?

老妈揭秘:这不是今年没种成树嘛,弄盆草解解闷。

老爸是真爱种树。

今年植树节时,他正躺在病床上。一个多月做了3次手术,平时身体状况一般、年逾古稀的老爸,迷迷糊糊地和病魔斗争着,吃喝拉撒全在床上,24小时离不开人。也幸亏迷糊着,否则一向刚强的老爸估计难以接受这么没有尊严地养病。等他挺过来神智恢复清醒,已经是卧床几周后了,无奈接受了自己的情况。

神奇的是,虽然那段时间老爸迷迷糊糊的,甚至说起了胡话,但植树节前,他突然清醒了些:原来惦记着种树。我们安慰他,现在是力不从心了,我们也都没有时间,赶紧康复吧,好了咱再补上。后来出院了,老爸身体还是太虚弱,种树的事儿就不了了之了。没想到,他另寻了消遣。

绿树村边合。幼时在家乡的日子,坐在高高的田埂上看周围的村子,仿佛一个个放大版的鸟窝,被绿树重重叠叠掩映着、呵护着。村人生活其中,仿佛被悉心保护起来。

我家住在村子边上,院外院内的树都是老爸种下的。那时的老爸还不老,当过兵的他身板比树苗还笔直。院墙外不远就是地,夏天,老爸种在地头的树成了大家乘凉的好去处。赤日炎炎,人们都穿得很清凉,男人光着膀子,女人衣薄如翼。树却长满枝叶,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,只荫下浓密阴凉。白天,小叔六伯干会儿活儿就坐在阴凉下抽着烟瞎侃一会儿。晚上,也有人坐在树下聊天、打盹儿。在树的庇护下,夏天似乎悠悠然地就过去了。我们也在老爸的庇护下,不知不觉长大了。

冬天,那时的雪是真的厚,我们都穿上了厚厚的棉衣,臃肿而笨拙。树却卸掉了全身的武装,绿叶落尽,清癯的身影挺立在天地间。冬日瘦瘦的阳光也能毫无阻拦地倾泻下来,温暖又明亮。在人们学会武装的时候,树退让了。就像老爸,我们长大了,他慢慢退让、老去了。

鬓染白发的老爸依然惦记着那份绿,生活在城市里的他仍惦念着每年种上几棵树。在钢筋水泥的包围中找不着种的地方,就远程指挥老家的堂哥,有买树的可以把地西头的几棵卖了,别忘了补种上几棵;指挥我们,单位组织种树活动去参加,能多种就多种一棵。我去齐齐哈尔出差,还挺远的,老爸别的没说啥,听说我在拜泉县的五岭峰上种了三棵樟子松,便对我一顿猛夸。我说三棵树里有你一棵,老爸看我的眼神更不一样了。

转了性子侍弄花草草也挺好,眼中有绿,心中藏着那棵树便好,就像长大的我们,只要看到老爸,心中便始终有可以依靠的大树。

改变,从“接纳”开始

◎高雯帅(河南平顶山)

关于“改变”这个话题,恐怕每个人都不陌生。每一个对父母、配偶、子女不满的人,都曾经怀揣着“改变”的梦想。每一个对自我不满的人,都曾经励精图治,志在必得,最后却常常败北。以至于有人总结:改变自己神,改变别人是神经病。

改变为何如此之难?

对此,《改变——问题形成和解决的原则》(瓦茨拉维克、威克兰德、菲什著)一书中,作者的观点是:

“我们所谓的‘问题’,指的是因处理困难不当而造成的僵局、停顿、死结,等等。”

“处理问题不当而制造出来的新‘问题’,使原本需要改变的问题变得极为错综复杂。”

比如,为了改变孩子拖延磨蹭或厌学、热衷游戏等问题,父母采取催促、指责、批评、惩罚或打骂等手段,最终,这些问题不但没有解决,又产生了孩子叛逆,甚至离家出走等新问题。

改变既存问题的方法有问题,导致更多问题的产生。这类案例书中列举了很多,如美国历史上的禁酒法案:“酗酒”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,“禁酒”本来是为了拯救这一社会罪恶,但是这帖药却变得比疾病还要糟,酗酒者有增无减,地下酒厂林立,走私、贪污、帮派火并……”

那么,“改变”真的不可能发生吗?作者在书中表达的观点是:想要发生“改变”,就要学会“尊重”和“接纳”。

譬如:孩子拖沓、磨蹭。

此时在你眼中,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。可是如果放到一个更长的时间河流里或更广阔的空间中,你会发现,慢,是常常被夸赞的:水深则流缓,人贵则语迟;欲速则不达;君子讷于言……

用发展的目光去重新审视这个问题,你会发现,这不见得是个缺点,顶多算是个“特点”,甚至是优点呢!凡事皆有两面:美之为美,皆恶也;善之为善,皆不善也。

譬如:孩子迷恋游戏。如果你用“尊重”“接纳”的目光看待这个问题,你会发现:当今这个世界已不是原来的世界,当今的孩子,电子、游戏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。在紧张而单调的学习和社会生活中,游戏已经成为他们缓解压力、社会交往、理解世界的一种有效途径。

孩子游戏上瘾,家长的反应往往是“世界末日”:这个孩子完蛋了。其实还可以用另一种“发展观”来看待:这只是一个阶段、一个时期。

诚如老子所言:“飘风不终朝,骤雨不终日。”

你学会了“尊重”“接纳”甚至是“欣赏”,也许有一天你突然发现,你的孩子,变了!

